

B 6754

B5



毛主席萬歲

湯 洛 著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



毛 主 席 萬 歲

湯 洛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二 · 上 海

毛 主 席 萬 歲

著 者 湯 洛

* * *

有 版 權

1950年6月羣益第一版上海印0001—3000冊

1951年5月羣益第三版上海印6001—10000冊

1951年10月新一版上海印10001—13000冊

1952年9月新二版上海印13001—16000冊

書號 (167) [I III 6] 定價 洋 4.4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光藝印刷廠承印

* * *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

目次

「毛主席萬歲」	一
雞毛信	四
田啓元和他的游擊隊	八
割電線	一八
英雄「胖娃娃」	二〇
人民的孩子——文煥	二六
萬九	三〇
姚店鄉的共產黨	三六
王彥明	四〇
一百個鐘頭	四四
八勇士華山建奇功	五二

「毛主席萬歲！」

游擊隊走過的地方，牆壁上、門板上、石碑上、木柱上，都滿滿的寫着「消滅胡宗南」「打倒蔣介石」等各式各樣的標語。當中最大、最顯、老遠便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是「毛主席萬歲！」五個字。

一天黑夜，游擊隊標語組，提着煙墨葫蘆，拿着傳單，溜進蔣軍據點的村子。將紅綠傳單散在路上，土地法大綱貼在門板上，在一堵又光又平的房背牆上，用仿宋體寫了「毛主席萬歲！」

第二天大早，村子羣衆知道了，悄悄的傳開：『游擊隊夜黑地回來了，劉家背牆上寫下標語啦！』保長飯也沒吃，就跑到連部報告。連長氣兇兇吼叫：『活見鬼，我保險，游擊隊的魂也不得進來。』話剛落地，哨兵進來道：『報告連長，發現游擊隊的標語和傳單。』說着，將紅綠傳單掏出，交給連長，連長命令保長：

『快派人把標語擦掉。』

保長走出連部，派了幾個人去擦標語。老百姓用鐵鏟，依筆劃道道鏟掉墨跡，越鏟道越深，字越顯。「毛主席萬歲！」五個字，比先前更顯了。下午，連長出來看了大罵一通「老百姓混蛋！」叫士兵刮去「毛」字，用筆寫了個「蔣」字，洋洋得意的走了。第二天早上「蔣」字不見了，照舊是「毛主席萬歲！」保長又連忙去報告連長，連長又將「毛」字換成「蔣」字。第三天早上「蔣」字又不見了，照舊是「毛主席萬歲！」

這樣改來換去，連續了幾天，敵人害怕起來，晚上放出班哨，並特別派一個士兵，守在那條標語跟前。這天夜裏，第四班哨換過不久，從村外來了三個人，領頭一個提着燈籠，中間的那個左手掛個籬子，右手拿把條帶刷子，後頭的那個手裏提條杆麵杖。提燈籠的叫：『馬娃子回來！』『馬娃子回來！』後兩個合應：『回來了！』『回來了！』村口哨兵吆喚的問：『幹啥的？』提燈籠的高聲答道：『到後頭老爺廟上，給我娃叫魂去。』哨兵檢驗過「身份證」，三人邊叫邊應的走進了村

子；走到那條標語跟前，提杆杖的一撲上去，捏住哨兵的脖子；提燈籠的從懷裏抽出短刀，照哨兵心口上狠狠一戳；拿條帚刷子的，把「蔣」字刷掉，從籬子裏取出煙墨壺子來，寫了個「毛」字，把紅綠傳單散在路上；三個人又邊叫邊應的向村後頭山坳上的老爺廟去了。這三人不是別人，正是游擊隊標語組。

第二天早晨，這件事轟動了全村，大家用興奮的眼光遠遠的望着那五個放光的大字「毛主席萬歲！」

一九四八，一月於洛河川。

鷄毛信

從上村轉下來一封信，插兩根鷄毛，皮皮上寫着：「萬萬火急」。村長把信交給雙虎，說：『小青年團，快把這信送給游擊隊去。』雙虎問：『游擊隊在哪裏？』村長悄悄說：『到梢山劉家埡打問去，那裏有人和你說。』雙虎接過信來，拿了攔羊鏟，懷裏揣了兩個窩窩頭，一股勁走了。

從村子到梢山，三十里路，要過一條大川，走十五里長的溝，還要翻兩架高山。

雙虎十六歲，看去不過十四歲。個子低，心眼活，雲眼就有辦法。他出了村子，便一邊走，一邊哼起小曲子來：

上好了剗刀拉開了拴，

收不回延安我心不甘。

胡宗南好比蛇一盤，

盤在延安他不敢動彈。

草林林打蛇怕怕幹，

怕林林好打游擊戰。

越唱越高興，越走越有勁，不覺到了大川。這裏距敵人據點不到十里路。雙虎向左右望了一下，又摸摸懷裏的信，順着一條水渠，一口氣跑過去。剛要轉進一條岔溝，忽聽得有哈哈的笑聲，和咯咯的鷄叫聲，從岔溝裏傳出來。雙虎吃了一驚，心想：『不好，怕是敵人。』趕忙用攔羊鏟在地上挖了個坑，把鷄毛信放進去，用土埋起來，在上面拉了一堆屎。正在束褲帶，四個蔣匪提着兩隻鷄、幾個包袱，到了雙虎面前。明晃晃的刺刀指着雙虎，問：『幹啥的？』雙虎不慌不忙的說：『攔羊的。』蔣匪大喝道：『媽的！攔羊的不趕羊，不是探消息就是送信的，手舉起來！』雙虎把手舉得高高的說：『我丟了一隻羊，正尋哩！』一個蔣匪走過來，把

雙虎渾身上下搜了一遍，什麼也沒有。另一個在草林林裏，石頭底下，遍地尋找，還是什麼也沒有。一個就說：『媽的×！把他帶回連部去！』

雙虎被帶進據點，交到連部。匪軍連長問了問，就不耐煩的對他的司務長說：『去！送他到灶房去，先住幾天。』雙虎說：『官長，我才十四咧，不能做……』連長擺了擺手：『去！去！』就把他趕出來了。

司務長把雙虎帶到灶房，扔給他一件破黃衣，要他套在身上，就走了。雙虎坐在灶火跟前，想到那封鷄毛信，還沒交到游擊隊手裏，不知要誤多少事，心裏好不着急。

第二天清早，伙夫頭叫他去擔水，又給他一小筐豆芽子，說：『捎的把這洗下子。』雙虎心裏一陣高興，心想：這回可以逃跑了，可是伙夫頭接着說：『村裏有水池子，可不敢到村外去！』

雙虎去擔水，向村外邊望了望，有哨兵站着崗。他慢慢的擔了兩擔水，忽然想出了辦法，就趕忙把水擔放在池邊，把豆芽子往池子裏一倒，提着空筐筐往村外去

了。站崗的問：『幹啥的！』雙虎大模大樣的說：『你問幹啥！給連長拔青菜去！』哨兵再沒問二句話，雙虎一直向河灣去了。

到了河渠，雙虎把筐筐一撿，黃衣服脫下來，急忙挖出鷄毛信，就一直往梢山跑去。

跑上山，雙虎剛坐下休息，聽得身後槍栓「嘩啦」一響，接着有人喊：『不准動！』雙虎嚇了一跳，心想：『這下畢啦！』可是回頭一看，卻是游擊上的杜狗娃。雙虎高興的跳起來，把手裏的鷄毛信舉起，說：『快收鷄毛信。』

一九四八，元月於永寧山。

田啓元和他的游擊隊

一般人的想像中，這位馳名的游擊隊指揮者，也許是久經戰場的老軍人，這是從他那卓越的成績去判斷的；但是出乎意料，他才是二十六歲的年青的共產黨人。

當我初次和他會見時，便感到這位年青的指揮員有着可愛的直爽性格。一九四七年秋末的一個中午，有名的小砭溝戰鬪後，在延安附近無人區的一個村莊，我見到了田啓元。他看過我的證書後，笑着說：『歡迎！我們歡迎報社的記者幫助我們寫通訊，你來了！好！很好！』我拿稿件讓他審閱。田啓元慎重的、詳細的閱讀後說道：『繳獲的槍支數不對頭，沒那麼多。』我說：『那是指導員談的。』『怕他算錯了。』他重新計算了一陣，待我將數字改過後，說：『咱們要老老實實，有一點寫一點。』

保護秋收勝利完成了，隊伍休息在杜寨。下午，在一塊平坦的田地上，作「送

「信」遊戲。架槍的地方，七挺鍍着黑色電光的機槍，使我發生了興趣，田啓元向我介紹機槍的名字和來歷。『這三挺叫勃朗寧，』他將槍端起，槍口對準天空，拉着栓，說：『神嶺山戰鬪得的，美的太，一起打他個千、八百發，從不發生故障。』說罷，又端起一挺說：『這是打小礮溝剛得的，是戰防槍。』介紹完機槍，他又指向架成三角形的槍支，帶着勝利者的口氣說：『你看，美國造有多少！』又謙遜地說：『別的游擊隊怕比我們多吧？』我數了一下：美國造、捷克式、比國式、中正式、雙環馬步槍，佔槍支總數的大半數。我說：『不，在我所走過的游擊隊中，你們的美國造比較多（這是事實），再過一個時期，你們會全部美械化了的吧？』他說：『我們心裏這樣謀算着哩！做的看。』

這支人民武裝的驚人戰績，不僅羣衆異口同讚，延城守敵提起來也是心跳肉顫的。敵十二旅某團團長齊天然，當他的軍事排哨在小礮溝受到殲滅性的打擊後，帶着極度的恐懼說：『我姓齊的消滅不了「爛襖隊」（指田支隊），團長都不幹了。』牛皮總是牛皮，姓齊的部下，每次出來搶糧、搶草，與田啓元接觸後，總是抬着兩

三具屍首或傷兵，灰溜溜的回去了。

『爲什麼田支隊能屢戰屢勝，民愛敵懼？』我曾以這個問題，詢問過在田啓元游擊隊去過的好多同志。答案都是一致的：『指揮的好，龍帶龍，虎帶虎，英雄帶的英雄兵。』許多的勝利，與田啓元卓越的指揮藝術是分不開的。

『堅決、果斷、大膽、沉着、勇猛、迅速、機動、靈活。』這十六個字，在田啓元每次的講話，和佈置戰鬪時，常常重複講着。而這也正是他軍事指揮的特點。

去年七月十五日晚，田啓元將敵安塞茶坊鄉公所趕到延河灣。早飯後，敵人從延河灣出發了一個精銳排，全部輕裝，追擊田啓元的一中隊，田啓元邊打邊退，誘敵深入到神嶺山，這時，孫立生的二中隊趕來增援，孫立生問：『怎辦？』田啓元看清敵人僅一個排，自己兩個中隊，佔絕對優勢，堅決的說：『消滅狗諛！』便佔據了有利地形。與敵對抗片刻後，即進行反衝鋒，這次將敵一個排完全擊潰。

田啓元常說：『敵人沒啥可怕，咱游擊隊是活的，吃得了，美美吃他一口，吃不了，就走。』今年一月間，打延河灣前，據偵察員的情報，延河灣敵正規軍一個

連，住在山頂工事內；保警隊一百多，住在街上，哨放在後街頭。田啓元知道胡匪的兩個弱點：到晚間最恐慌，任你打的如何緊，也不敢離開工事；同時，保警隊與正規軍之間，互不相助。田啓元便決定晚上分三路打進延河灣。戰鬪進行了四五十分鐘，敵人越打越多；找出個老鄉一問，原來，天黑時敵增兵一個營，住在街上。敵情變化了，便馬上撤退出來，此役殺傷敵四十多名。

胡匪大「清剿」時，田啓元在胡匪內臟動脈上，作了一次傑出的戰鬪——小北泉打汽車。田啓元着胡匪黃衣，戴着他現在常在風雪地戴的那副墨色眼鏡，唧支香煙，坐在延安至高橋的公路旁，手榴彈揭去了蓋，埋在身邊土內。數着開過去的汽車：『一輛，二輛，三輛……』中間一輛車上的一個胡匪問田啓元：『看見副旅長過去沒？』他佯睨不睬的說：『沒見。』數到三十多輛時，後邊的一輛停下來。車上站起一個人，用望遠鏡向左右山上望了下，（田啓元的隊伍就埋伏在山頭上）車又前進了，田啓元心裏想：『這個車和別的車不一樣，裏頭敢有大貨哩！』汽車開近面前了，田啓元猛的將手榴彈甩上去，車上人直叫：『自己人，自己人！』『老

子認得你自己人！」田啓元罵着。那羣黃色匪徒們像羣驚弓之鳥亂竄。……這次繳獲有：敵第一師師長羅列的信件、電報密碼、一個月的口令、過端午節禮物等。這就是大膽、沉着、機動、靈活的傑作。

有一天，我們正在吃午飯，偵察員回來報告：『川口沒有敵人，每日天明，閭店敵只派出一個哨在川口墩兒窺上。』得了這個情報，田啓元決定明早要捉哨兵。找來分隊長，命令：『今晚派兩個班出發，趕天明埋伏在川口墩兒窺上敵人工事裏，等哨兵明早來，少不了捉活的，多了用手榴彈，如果太多，就悄悄退回來，記下了沒？』分隊長答：『記下了』便走了。田啓元對我說：『我這人是說幹就幹，怕的三顧慮兩猶豫，結果敵情一變，甚也弄不成。』

三月五日，田啓元帶着一種勝利者的喜悅，告訴我一個戰場的場面，他給這個戰鬪起名：「剋心戰」。聽後，我非常懊悔沒有跟上參加。那是：他們奉命開往延甘公路，行至樓兒坪川，當翻過郝場樑時，後衛部隊報告：樓兒坪上來胡匪搶糧隊了，敵前衛是保警隊已到封莊，中間是牲口，後邊是正規軍。兵力約一個營。田啓

元即刻決定：『剗它的心』。這個戰鬪不需要人多，便派了兩個分隊，任務：『拉騾子，搞他幾個人和槍。』行動非常迅速，從黃術樑上勇猛衝下去，不到四十分鐘，便拉回四頭馱騾，俘敵四名，繳槍四支。他們又繼續行起軍來。

無論那次戰鬪，突擊班或警戒班，都以三人組成戰鬪聯手。這簡直成爲他們的戰鬪習慣了。元宵節夜戰鬪時，聯手的組織是：手榴彈組、步槍組，兩組相互配合。平時戰鬪，運動與隱蔽都是聯手在一起。你便可以看見三個人一線一線的散兵羣，散佈在陣地上。

冬去春來，氣候漸漸暖和，對於我們慣於夜間活動的游擊隊最爲有利。田啓元最喜歡漆黑深夜作戰，近一個月的六次戰鬪，有五次是在夜間進行的。田啓元說：『黑地打仗，敵人是個瞎子，咱們是主動。』

在這個隊的兵器使用上，有個最大的特點是善用手榴彈。如果，你向隊員要一兩排子彈，他會毫不猶豫的給你。你要一顆手榴彈，會遭到拒絕。他們每人經常保持三顆手榴彈，談起來，都說：『我們全憑這鐵錘吃東西。』他們用這「鐵錘」換